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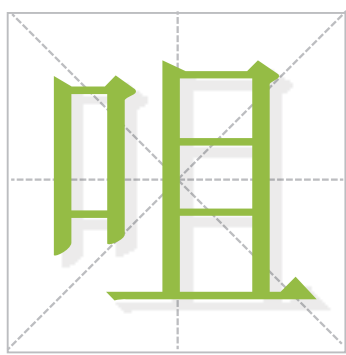
dàng



「氹 dàng」：同「叻」(多用於地名)：~仔 (zǐ) 島 (在澳門特別行政區)



網上圖片



「咀」：俗作「咀」(現多用於地名)：尖沙咀 (在香港特別行政區)



資料圖片

資料來源：《新華字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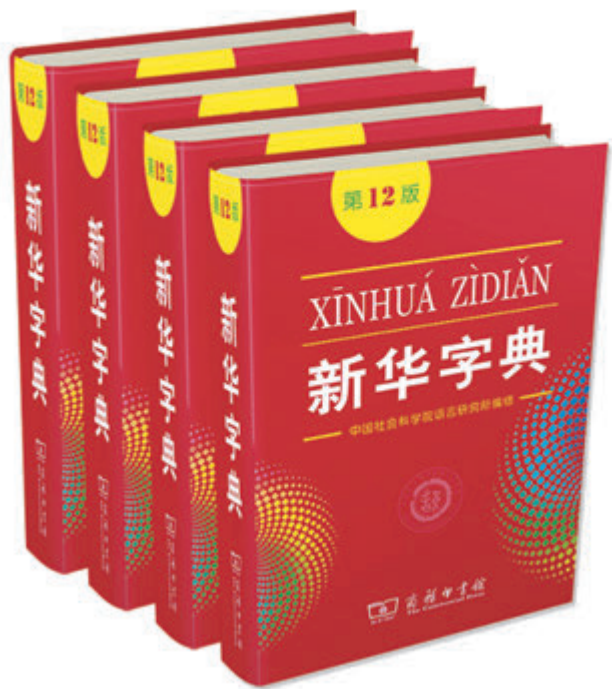
zé



「劔 (劔) zé」用於地名：~魚涌 (chōng) (在香港特別行政區)



網上圖片



商務印書館與《新華字典》



創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第一家出版社，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一年歷史。極盛時期，商務印書館有員工五千多人，在國內外設有分館三十六個，各類辦事機構一千多個，所出書刊佔全國六成以上，創造了包括中國第一台華文打字機等現代出版業的諸多第一，成為當時亞洲最大出版機構。上世紀三十年代起，商務印書館飽嘗戰亂之苦。時至今日，全球留下同名同根的商務印書館五家，都已獨自經營，但均以內地商務印書館為母體，承襲着總館「昌明教育、開啟民智」的宗旨。北京、香港和台灣三地的商務印書館同根同源卻也各有特點，北京商務印書館傾向語言工具書類的出版，香港商務印書館則比較綜合，既有工具類也有歷史文化類，而台灣商務印書館則重點以傳統文化為出版主體。1914年商務印書館在香港成立分館，香港商務印書館一直與北京商務印書館有版權合作。自1957年出版《新華字典》新1版以來，商務印書館已經和《新華字典》攜手走過了六十餘個春秋，現時總發行量達6億多冊。目前商務印書館正在推動《新華字典》15個語種，如漢英版、漢俄版、漢格(格魯吉亞)版、漢法版、漢德版、漢日版等的漢外版翻譯出版工作，目前日文版、英文版已出版。有版本已在香港地區出版發行，亦有版本曾授權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在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國出版發行。

《新華字典》與時俱進 增錄港澳地名讀音

《新華字典》第12版的修訂自2013年6月開始籌備，於2015年正式規劃並逐步啟動，直至2020年8月正式亮相。「個頭兒」雖小，卻是億萬中國人認字學字「不說話的老師」，雖已「70歲高齡」，卻每隔幾年就會「升級換代」，與時俱進更新內容。出版方商務印書館相關負責人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

表示，此前《新華字典》的修訂內容偏重在內地，第12版的修訂則視野更寬，把港澳地區的用語習慣考慮進去，甚至還考慮到了東南亞以及整個華語圈的用語習慣，例如，其中新增了鯽魚涌、氹仔島等港澳地區的地名及發音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、任芳韻 北京報道



你用過哪個版本《新華字典》？

《新華字典》第12版修訂的主持人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程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是一次有較大修訂的新版，修訂中設有幾個專項，對諸多內容進行了梳理統查和改進完善，共收字「8105+」，實現通用規範漢字全涵蓋。

「《新華字典》的每次修訂都很重視這幾個方面：及時貫徹落實最新規範標準、適量增補已穩定的新詞新義、吸收新的研究成果、吸收讀者意見。」程榮說。

從公眾認受度方面調整讀音

程榮特別指出，《新華字典》在修訂時充分重視實用性與規範性的有機結合，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為引導讀音規範，還增補了少量字音。她特別提到，香港常見地名「鯽魚涌」，內地不少人讀錯甚至不知道怎麼讀，在結合港澳地區發音基礎上，此次專門增補「劔」在香港地名「劔(zé)魚涌」裏的讀音。

此外，根據地方田野調查的結果，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還增改完善了某些釋義和專有用例，如專門在「咀」字條裏增加了香港地名「尖沙咀」的用例，在「氹」字條裏增加澳門地名「氹(dàng)仔島」的用例。

專家程榮指出，「鯽魚涌」作為一個地名，其讀音還需要在公眾認受度方面做考慮。在普通話發音

裏，跟「賊」同音的地名顯然是個難以令人愉快的地名。儘管在當前，說粵方音的香港人可能還不大感得到普通話(zéi)這個音聽起來有什麼問題，但一旦把這個地名讀音如此定下來，隨着未來普通話在香港越來越普及，其負面刺激性會日益顯露。因此，麥耘認同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中「劔」在香港地名「劔(zé)魚涌」裏的讀音。

央視主播發音播讀App版

《新華字典》(第12版)首次實現應用程序App和紙質圖書同步發行。正文每頁都有一個二維碼，下載《新華字典》App購買會員後掃碼，就可看到當頁所有字頭的部首、筆畫、結構等信



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採用激光打碼防偽。受訪者供圖

息，收聽字的標準讀音、觀看筆順動畫、查檢知識講解等。「這個App特別實用，它囊括拼音、部首、筆畫的、錄音等所有的檢索方式。後期再出新版《新華字典》，App也會跟着升級。」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責任編輯宿娟稱。

商務印書館數字出版中心主任孫述學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，《新華字典》App首個版本從設計到研發上線，共耗時一年3個多月，至今共更新了37個版本。App上線之初就邀請央視《新聞聯播》原主播李瑞英負責漢字發音播讀，她在錄製時將整本字典的字頭詞目都讀了一遍。

據介紹，《新華字典》App在港澳台和海外地區以下載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在App Store裏檢索下載後，以郵箱登記登錄即可，免費模式下每日可查詢兩個字，要使用完整功能的收費則為48港元。

港澳台下載量升 港逾四萬

據孫述學透露，《新華字典》App上線以來，港澳台地區的下載安裝使用量不斷攀升，其中香港下載安裝量最大，目前已有超過四萬的下載量。「在收到港澳台及海外地區用戶關於註冊登錄相關問題的反饋後，我們立即做了系統完善，現郵箱登錄渠道已完全順暢。我們全球都有部署服務器，用戶購買會員後，在國內外均可使用。」他亦表示，針對港澳台和海外用戶實際需求，未來或將升級一個繁體簡體切換版本，更適合使用繁體字地區的用戶。

30萬張手抄詞彙卡 深藏編寫者家國情



釋義和例證是字典的核心。得益於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，如今的編纂工作擁有強大的數據庫做支撐。然而在上世紀50年代，沒有電子計算機，沒有互聯網，更沒有語料庫，搜集語料只能依靠翻閱報刊、文學作品、教材等。編寫者從以上語料裏逐一對比例酌選定詞彙，然後把這些詞做成卡片，再按音序排列。據介紹，這些被《新華字典》第一代編寫者們廢寢忘食手工抄的小卡片數量巨大，僅保留下來的就有30萬張，一張張小卡片不僅記錄了編寫者們的心血，也是歷史發展的見證。

深感字典重要性 多名學者研討編纂

《新華字典》第一版是在1950年8月新華辭書社成立之時即開始着手編寫，1953年12月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(又稱1953年版)。事實上，編寫設想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確定了。

著名語言學家周祖謨在《「伍記」與〈新華字典〉》一文中記述，抗戰勝利後，他與友人相聚「深

深感到八年人事倥傯，忽忽而過，而今可以在文化教育事業方面多做一些確實有意義的事了」。一次，魏建功等談到中小學教育兼字典問題，「深切感覺字典對開發知識、提高文化具有極大的重要性，需要編一本新型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字典」，改變以往只注重文字、不重視語言與文字關係的編纂理念。

著名語言學家金克木在《關於「伍記」》中說：「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，但有一個信念：中國的未來繫於兒童和文盲，危險在於無知。語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作。字典是語言文字的工具。我們不會別的，只能咬文嚼字。談論字典等於談論中國的前途。」出於此番考慮，才有了魏建功、金克木、吳曉鈴、周祖謨、張克強等學者對新型漢語工具書編纂體例的討論。

「現在咱們吃飽了，該來編字典了」

金克木在《關於「伍記」》中記述：人民解放軍已經包圍北平(北京)，我們在魏家(魏建功)的大廳屋中草擬新字典的構想。老式房屋內光線不強，我們在朦朧中高談闊論，涉及英文中的約翰遜博士字典、牛津字典、韋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書的《中國大辭典》等



1951年4月，新華辭書社第一批工作人員合影。資料圖片

等。城外傳來的炮聲彷彿給我們打擊節拍。周祖謨則記述說：第一次相聚是星期五。一談就是一個上午……大家興趣很濃，就決定每星期五上午在魏先生(魏建功)家把具體問題一項一項地進行討論。五月間北京的天氣已經熱起來了。我們四個人都能準時到達，從未間斷，這樣持續了兩個多月。魏建功回憶稱，北京解放後，北京大學被「接管」，開始發「小米」(折實工資)，魏建功說「現在咱們吃飽了，該來編字典了」。

最大「競爭」是盜版 一書一碼助防偽

「《新華字典》是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的工具書，沒有任何競爭對手，最大的敵人就是盜版。以往盜版量很大，比正版還多。」商務印書館副總經理余桂林說，一些機構在《新華字典》現有內容的基礎上進行輕微改編後就做出一本新的字典，比如：學生字典、某某學生字典。有的字典內容跟《新華字典》一模一樣，只是簡單的「改名換姓」，比如：《新版新華字典》、《學生新華字典》等，「為掩人耳目，這些盜版字典的封面字體都特別小，幾乎跟《新華字典》封面一樣，不是專業人士不容易甄別。他表示，還有封面盜用《新華字典》，但內容偷換標柱錯漏百出，更有甚者還仿冒商務印書館商標。

「這些仿冒《新華字典》的內容不夠嚴謹，常有錯漏，如果流入市場，很容易誤導使用者。」余桂林表示，為保護好新華字典，《新華字典》(第12版)首次使用冷激光打碼技術，設立防偽碼，通過一書一碼，讓字典有了電子「身份證」，為讀者提供了防偽查詢、物流追溯、資源鏈接等增值服務。「防偽碼是唯一的身份證，一書一碼，為讀者提供了防偽查詢、物流追溯、資源鏈接等增值服務，比如一個碼重複刷了100次，那肯定是盜版。」



第12版《新華字典》在封底首設二維碼、防偽碼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韻 攝